

抗戰宣傳舞臺劇

反攻勝利

趙清閣著

854.63
202-8

正中書局印行

854
202.
2

說明

反攻(第一幕)……

勸當兵(第二幕)……

最後勝利(第三幕)……

……
……
……
……
……
……
……



3 0614 3226 0

……

二九 一六 一

新 2536

具

次

一

反政勝利

說明

本劇演出約共需二小時左右。雖係三幕，每幕均可獨立。爲便於宣傳，特寫成每幕一個獨立的題材，每幕有獨立的劇旨，每幕是獨立的標題。第一二幕，布景簡單，可以在鄉村街頭演出；第三幕費時稍長，須在舞臺上布景，是舞臺獨幕劇之姿態。若是整個的演出，與全故事也並不失去聯繫，劇情完整，有系統而曲折，也是三個小巧精彩的故事所組成的。這樣的寫法，是爲了既可適用都市公演，又可實用於農村或馬路宣傳。不過這是初次嘗試，總還難免有不妥的地方。

第三幕係取材於大公報「戰線」發表過的小說「第三百零三個」（布德作），謹此聲明。張道藩先生在百忙中替我詳細地校閱，並予以可珍貴的意見，於本劇之結構上實是幫助不小，用特誌謝。

作者二十九年春附識。

民
政
翻
刊

854.63
202-8
2

反攻(第一幕)

劇旨：(1)表揚中國軍隊抗戰之精神，雖陷險境，亦不屈不撓，堅強奮鬥到底。(本僅守土有責，且以反攻為主。)

(2)描寫軍民合作，老百姓愛護軍人之熱情，即無知女兒，亦不辭冒險至火線幫助戰士，用以激發喚起民眾愛國情緒。

(3)表現我方軍人優待俘虜，反映敵人兇暴倔強之險詐行為；同時揭發敵軍心理動搖狀態，足增我方士兵抗戰之勇氣，並加強我必勝信念。

劇情：我軍一連，在桃家營與楊柳寨之敵相持抗戰了幾天幾夜，犧牲甚大，雖祇剩三五人，亦不屈不撓死守陣地；因電線被毀，不能通話，祇好派了班長親赴營部請援。這期間敵猶以為我軍補充充實，遂不敢冒進。桃家營之民眾感激他們的保衛鄉土，便供給他們飲食，並由鄉女香姑代表慰勞他們。她體恤戰士們愛國精神，無微不至，在火線上替他們燒水、縫補，頗得大家的歡心。其中某排長最心愛她，香姑也愛他。有一

反

攻

一



天敵入來探軍情被俘，一日兵願作俘虜，赦其死罪，另一叫太山真郎者，就按詐萬分，陽奉陰違。不提防竟被脫逃，回敵營報告我軍的現況，並且反而俘走了張子棟。正危急間，我援軍已到，士氣大振，當即迎頭衝擊，在熱烈的殺聲槍砲聲中閉幕。

地點：火線上。

時間：朦朧的月夜。

人物：香姑——一個嬌小玲瓏的鄉下姑娘。

排長——二十多歲，生得英俊可愛，也挺老實忠厚。

李標——年輕力壯，性情急躁，但是很勇敢有為。

王國安——小夥子，最俏皮活潑，天真無邪，是個好兵。

張子棟——三十多歲，大兵模樣，有些兒愁頭愁腦的，但有時卻粗中有細。

班長——三十多歲的壯年軍人。

連長——三十多歲。

兵士——十數人。

太山真郎——一撮小鬍子，樣子很凶橫，是敵軍的一個排長。

日兵（川藤）——很文雅憂鬱，不像兵。

布景：斜築在舞臺上一座砲眼密密之土堡，有五六尺高。右面角邊是一段破壞倒塌了的殘

垣，裏面還放着一把鐵壺，一堆木柴；這地方遠近有幾棵樹。

開幕

祇聽見緊緊地一陣槍聲，約有兩分鐘。停止了後大家都下了堡，預備歇歇疲倦的身子；忽然排長發現戰友張子棟伏在堡上沒動靜了，很驚慌起來。

排長

張子棟，張子棟！（推動他，一面去摸他的嘴。）哦！奇怪的很！怎麼還在出氣呢！（詫異的樣子。）

國安

（走過來檢查了子棟的周身。）他媽的，也並沒有什麼地方帶彩呀？（想了想從懷中取出一塊紙，搓成捻子就往子棟鼻孔扎。）

子棟

（不禁打了個噴嚏，仍舊沒動靜了。）

李標

他媽的，原來沒打死，是睡死了！

（大家於是笑起來。）

排長

（上去扯着子棟的耳朵。）

子棟

噯喲！（這一痛，纔坐了起來。）

排長

（往子棟頭上使勁打了一下。）媽的，這兒是火線，不是家呀！

國安

對！這兒是戰堡，不是床鋪。要睡還是回到你老婆懷裏去睡，別在這兒做洋夢！

子棟

（看看他們各個人的臉，聽着一些難聽的話，怪不是味，又不敢反抗祇低聲埋怨。）

你們說的倒不錯，可是打了幾天幾夜，你們白天還換班休息休息，我呢，連一分鐘

也沒停歇，是誰也撐不住的，何況我又比你們年紀大些，還有個頭痛的老毛病。

李標 得！得！別抱怨那麼些啦，打仗也不是替我打替他打（指排長），是替中華民國打；更不是爲我打，爲他打，是爲民族復興打；告訴你，當軍人的應當懂得這個大道理，祇要你打勝了仗，回去休息一輩子都可以。

排長 算了吧，給他去睡一會，鬼子八成也在歇勁呢！媽的，就這樣一個勁對持下去怎麼辦？總得攻一攻纔行啊！（怪焦慮的樣子，坐下來一邊擦着槍。）可是一連人就剩了我們幾個了。補充連到現在還沒開到，要是電線不炸毀，不是一個電話就行了嗎？真他媽的倒楣！

國安 等補充連開到了，咱們不用換防，就一鼓氣趁勢攻上去，把楊柳寨給收復過來；要是打不死的話，老子也得睡一個頂舒服、頂長、頂甜密的覺啦！

李標 哼！頂甜密的覺除非有老婆陪着睡，這滋味老子是嘗過的，所以老子知道那纔算真真的甜蜜。（得意洋洋的樣子。）

國安 我說的甜蜜是打勝了仗，心裏非常快活的那種甜蜜，誰說的非要抱着老婆睡不可？真不要臉！（撇撇嘴輕視的表情。）

李標 那是因爲你沒有老婆，你沒有嘗試過，所以你不懂得。

國安 誰說我沒有老婆，你的老婆誰又看見啦？

李標 我的老婆你當然沒有看見。告訴你！她在幾千里外的湖南省呢。可是我說你沒有老婆，就憑你這個模樣也不會有老婆，也許你的老婆還在她媽的肚子裏哩！（譏笑地驕傲地把槍裝上子彈作噱頭狀。）

國安 別吹牛，算你有老婆，也許給鬼子作了姨太太哩！

李標 放屁，你的媽給鬼子作姨太太。（臉一紅，氣起來了。）

國安 你纔放屁，你的奶奶給鬼子作姨太太了！（怒火沖沖，伸手欲打李標。）（李標一拳把國安壓倒，兩人扭在地上打起來。）

排長 （一面命令一面拉架。）不許打！叫你們來打鬼子的，誰叫你們來打自己？

（正在這時，香姑穿着一身花棉布衣服來了，手裏提着一個小竹筐。）

香姑 哟，黑漆漆地，真怕人。你們又爲了什麼呢？大家好好地打鬼子，幹嗎自己跟自己打架？快起來！瞧！我給你們送大餅來啦！（把籃子放在一邊，將國安李標拉起。）

排長 真的，連香姑這女孩子都不及，看人家多明道理，真慚愧，還作一個軍人！（連忙搬一塊磚頭鋪上自己的衣服。）您坐，香姑，別讓這些豬。怎麼晚上來？也不要人送送您？

香姑 爸爸送了我一程就回去了。瞧！把衣服弄髒了，怎麼好穿呢？（說着把排長的衣服拿起來還給他，再坐下來。）排長，你們有沒有水喝呢？

排長 沒有。

香姑 那麼，這裏的大餅，你們先吃着。我去燒開水給你們。

子棟 （一咕嚕爬了起來。）大餅，在那兒？在那兒？（驚喜地。）

國安 （又笑了。）嗤！剛纔打也打不醒你，這一會聽見有吃的就醒得這麼快，真他媽的肚子裏有無線電！

李棟 不是無線電，是餓死蟲！（好像已經忘了剛纔生氣的事似的。）

國安 哼！誰跟你說話啦？不要臉，接人家的下巴頰。

李棟 你纔不要臉，我是跟老張說話，誰提你的名字啦！

香姑 又吵起來了，值得嗎？

子棟 得啦，算我的肚子特別，又有無線電，又有餓死蟲，你們說的都沒有錯。無線電報告我：說有大餅啦！餓死蟲就在肚子裏着了急。不管怎麼說，反正我是要吃。（伸手欲拿。）

排長 （按着他的手。）別着急，讓香姑分給咱們。

香姑 這裏一共是十個餅，你們四個人一個人兩個，還剩兩個。（一邊分一邊說。）

子棟 （不等說完忙要求。）那麼多給我一個。

香姑 （搖搖頭。）不，這兩個交給排長，留着夜裏誰餓了給誰半個充飢。

排長 香姑真公道。要不是您幫忙，我們怕早餓死了，這年頭的老百姓真好，真愛護當兵的！
香姑 話倒不是這樣說，你們大家爲了替國家打仗，保護我們老百姓，所以纔受這麼許多

苦。桃家營要不是你們勇敢地抵抗，怕也早給鬼子們占去了，我們老百姓也早給鬼子們殺光啦！所以我們村子裏的老老少少都很感激你們，有的願意來幫你們打仗，有的願意每天送你們兩頓大餅吃，不過就是粗糙的很。呵，班長去了兩天啦，怎麼還沒有回來呢？（坐到破牆下燃起火來煮開水。）

排長 因爲此地離三岔關我們的營部那兒有一百多里路呢。我們已經決定了，祇要援兵一到，我們就一鼓作氣地攻過去，好把楊柳寨收復回來。香姑！你覺得這樣好嗎？

香姑 當然好的很。要是你們真能把楊柳寨奪回來，那麼，我一定……（說到這兒忽然又噤住了，並垂下頭去。）

國安 （連忙接上去。）一定怎樣？快說呀！（向破牆邊走去追問。）

李標 香姑！要是您說出來一定怎樣，我就一定去奪回楊柳寨。

排長 快說吧，香姑，怕什麼呢？大家都急着聽呢。

香姑 （給他們這麼一逼更覺得難爲情了，想了想，纔說）一定給你們每個人做一身像我穿的這種花布的大棉襖！（指着自已穿的花布衣服。）排長！您說行不行？
國安 不，您剛纔不是預備說這個。

排長 對啦，您是臨時又變了的。

國安 香姑，您說吧，您說：祇要我們能把楊柳寨奪回來，您就嫁給我們，是不是？祇要您能這樣說，我一個人準去把楊柳寨奪回來！（乞求的，天真樣兒。）

李標 呸！吹牛不錯，打仗可不見得行！（諷諷。）

國安 媽的，你敢跟我比比？（又想鬪了。）

李標 比比，誰還怕你不成？香姑，別聽他的，這小子祇會吹，其實連半點勇氣都沒有，嫁給他纔算活倒楣。

國安 （衝上去舉槍就要打。）王八蛋！你是怎麼啦？光想着你老子生氣嗎？

香姑 （提着開水走來給他們。）得啦！你們誰都是勇敢的，我也相信誰都能奪回楊柳寨；不過，誰，我都不能嫁，誰，我也都很喜歡。（把開水碗拿出來。）排長！您說，這話對不對？

排長 香姑真聰明！說的話又叫人高興，又叫人失望！（自己喝着開水。）

子棟 我早就想說，一個人一件花棉襖，瞧夠多公平，偏還要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真算不自量！

國安 你吃飽哪，風涼話倒有你說的。（把槍放在破牆旁。踢了子棟一脚，並扭着耳朵不放。）好啦，算說了自己的，咱不跟你幹，咱是專來殺鬼子的，除了鬼子，咱誰都怕！行

不行？（求饒。）

（大家都笑了，子棟做了個鬼臉，輕輕地爬上土堡。）

香姑 喲，排長，您的背上破了一個窟窿，讓我替您補補吧。（從身上取出針線。）

排長 謝謝您。（看着香姑走近身來，心裏很愉快的臉上露出笑容。）香姑，嘻嘻，香姑，

您真好，嘻嘻，真好！（一種憨笑，天真愛戀的樣子。）

香姑 （怪不好意思地看看他笑了笑。）

因安 （走過來。）香姑！我的褲子也破了個洞，等會請您也給我補補吧。

香姑 好的，等我給排長補完了再來。

李標 眼皮多薄。（在一邊又是譏諷地說。）

香姑 李標，您別光挑事好不好？何必呢，大家親愛點不成嗎？

李標 行，行，聽您的，我再不多說話了。

子棟 你們快來瞧，（驚詫地）左邊土地廟那兒好像有人。（指着，一面欲開槍。）

排長 不要放！（連忙制止子棟自己也來看。）

（這時情緒立刻緊張起來，大家都向左邊眺望。）

李標 排長，讓我去看看吧，一定又是漢奸

子棟 好，我陪你去！

排長 不過，總得小心點。

（李標子棟向排長立正後，同向左邊走出去。）

國安 一個，兩個，三個，（伏在堡上數着。）三個人影，準是漢奸，沒錯。

香姑 漢奸真是可恨，要是捉住了，馬上就殺了他！

（不十分響亮的槍聲數響。）

國安 趕上了，趕上了！（驚喜地。）

（沉默了一會。）

排長 是他們回來了！（連忙走下去迎接。）

（嘈雜聲、腳步聲漸漸逼近，接着李標捉住太山真郎第一個走進來，隨後是排長和日兵走進。）

國安 怎麼？子棟呢？（發現子棟不在，詫異地問。）

李標 還有一個鬼子逃了，子棟去追啦。（這時把太山真郎使勁推在地上，氣咻咻地）他媽的，要不是打他一槍，也給跑掉了。（指着臂上受傷的太山說，走到破牆邊，順手把槍放在那裏。）

香姑 （好奇地）怎麼，他們就是日本鬼子嗎？（有些不大相信地）我還以為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呢，原來也是跟我們一個樣的人啊！

李標 不過，他們雖然長了個人像，卻懷的是獸心哩！

排長 （搜了搜太山真郎的身上，檢出一個符號，看了看。）你叫太山真郎嗎？

太山 （看看排長，理都不理，祇撫着他受傷的臂。）

國安 把他殺了吧，問他幹嗎？

日兵 （發狂地奔上去跪下。）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太山 （怒目趨前攔日兵。）你這無恥的叛徒！你忘記了你是大日本帝國的皇軍上士嗎？

日兵 （被打後怔了怔，旋即發狂地說。）不，不，我不能再忍受那慘酷的生活了，我原

不是軍人，我也並不願意來打中國，我祇知道我的家是被戰爭毀壞了，我的職業也被剝奪了，我的妻子孩子都將永遠不能見面了。啊！我恨這些，我恨戰爭，我恨鼓動戰爭的日本少壯軍閥們，是他們強迫我來打仗的，是他們害我犧牲了整個幸福，是他們送掉了成千成萬的日本人民，是他們造成了這個血的世界！（悲憤激昂。）你瘋了嗎？川藤！（又欲去打。）

太山

排長 （連忙阻止。）你靜一靜，你要喝水嗎？（向日兵溫柔地問。）

香姑 （從破牆後面取水與日兵。）喝點水吧？

日兵 （接水喝完，用感激的眼光看看香姑和排長，向太山）我沒有瘋，（較前說話聲音平

靜了些。）但，我絕不能再信任你的話，我厭惡這生活，我認清了那些軍閥們的殘暴

的面具，我覺悟了；不但我，日本的弟兄都是這樣想，誰都情願當中國的俘虜，不甘作軍閥的工具！現在我祇希望能活命，是的，我活着就可以有機會見着我的老婆和孩子。啊，我知道你們是很慈善的，我請求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向排長懇求地跪下。）

排長

（安慰地拉起日兵。）不要怕，我一定不殺你！（再向太山真郎。）朋友！

太山

（不等排長說下去，即厲聲說。）什麼朋友！你們支那亡國奴！

李標

（恨恨地打了太山真郎一掌。）媽的，鬼子！作了俘虜還兇什麼？

排長

（斥責李標。）沒有我的命令，不許亂動手！（轉向太山真郎。）對不起，朋友！雖然你是受了你們國內法西斯瘋狗的軍閥的麻醉，一味地盲目仇視我們中國人；我們

中國人卻不願意把日本軍閥的罪惡放到你們的身上，而也一味地盲目懷恨你們！要知道你們完全是被軍閥所利用，為他們侵略的野心來作無謂的犧牲。這是多麼蠢的事！你們日本的人民，被愚弄得很可憐，我們很同情你們，願意幫助你們打倒那些猖狂暴虐的軍閥，實現我們兩國人民友好的邦交，享受和平幸福。朋友！你們國內的同胞已經快覺悟了，希望你也趕快覺悟罷！

太山

（假意地擡起頭來，表示被感動，向排長走近。）是的，你的話很對，我現在明白過來了。（伸出手來向排長。）

排長（熱誠地去握太山。）祇要你能覺悟，我們一定把你當作自己的弟兄看待；中國人向來是寬宏大量的，我們絕不傷害你。

日兵（連忙磕頭。）謝謝你！謝謝你！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日本弟兄們都會自動跑來向你們投降的；他們常常想找個機會把槍尖掉轉方向，瞄準那批日本法西斯的瘋狗，可是他們受着嚴厲的監視和極端的壓迫，一時難得翻身。像松岡爲了反戰被槍斃，他的全家人也都給殺害了，真是滿門遭殃！還有杉田少尉，因爲忍耐不了那殘暴的活而自殺，這不是一羣白白犧牲的可憐蟲嗎？（向太山）你說是不是？像你吧，剛剛還在罵我，一刻工夫你自己也轉變了，其實這並非轉變，還是良心的要求！

太山是，是的（似未有所聞地，祇在想他自己的事，又忽向香姑說。）姑娘！我的肚子餓得很，你有沒有東西給一點吃？（乞求地。）

香姑有！有！（向排長）啊，排長！剛纔剩下的兩塊大餅給他兩人吃了吧，等會我再回去給你們多拿些來。

排長好，先給他們吃吧，我們今天夜裏不致於餓了。

香姑（走到破牆內去取燒餅。）喲，這盞裏還有現成的開水哩！

太山那更好！那更好！（急忙跑到破牆邊，乘隙不備，拿了李標先前放在這裏的槍便舉起來。）不許動，誰動我打死誰！

(眾大驚。)

太山 (一面舉槍威嚇眾人，一面向外退步着欲逃走。剛到門邊。)

日兵 你，(向前想捕他，但話還未完，走不上兩步，一聲槍響。)(噯喲！(呼痛倒地。)

(眾人更驚，排長忙去扶日兵，趁此紊亂時，太山狂奔而逃。)

李標 噯呀，他跑了！(說罷即追出去。)

(聽見外面忽有人呼叫，顯然是張子棟的聲音。)

排長 (連忙出去，在幕內喊了一聲。)(子棟！

(沒有回響，良久李標走進來。但見臂上都是血，顯然受了傷，排長替他包紮。)

李標 (在地上躺下。)(唉，他把子棟擄去了，拿子棟作擋箭牌，因此我不敢放槍，要不然

這鬼子準跑不了！

排長 這一下可糟了，他一定回去報告我們這裏的情形呀！(焦急地。)

香姑 (看看日兵。)(這人又已經死了，怎麼辦呢？

李標 而且子棟又被他們捉去，真是糟透了。(痛心地捧住頭。)

香姑 (隱約地有些槍砲響。)(聽！這是什麼聲音？(驚異地。)

排長 是鬼子向這裏衝來了！(有些驚惶。)

(槍砲聲由遠而近，由稀而密，李標起立，開始參加回擊，香姑忙着給他們傳遞

子彈；不久，更清晰地響亮地，有一陣激烈槍炮聲，夾雜着軍號聲。）

國安（向左邊瞭望後，興奮地說。）瞧，我們的援兵到了！

（從左邊衝來一羣弟兄，和連長、班長；於是士氣大振。）

班長弟兄們！這是第五連的王連長！（指着連長向眾介紹，眾與之行禮。）現在，五連的弟兄是奉命來換防了，你們可以休息下來！（和排長握手。）想不到你們還能這樣堅強地抗關着，你們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很好。

排長我們不能休息，這還不是休息的時候，敵人馬上就要攻過來了！我們要反攻！我們要反攻！（激昂地。）

李標對！我們要反攻！

連長既然大家這樣勇敢，那麼好罷！我們現在就衝鋒前進！（說罷首先衝出，隨後李標、國安等一湧而出。）

排長（向香姑）香姑，我們要去奪回楊柳寨了，等着我吧！要是我打勝了回來，香姑！要是我打勝了回來……。 （說不下去，這時一回頭見眾人均去，亦匆匆出。）等着我，香姑！

香姑我一定等着你回來。（說完這話，人已經去遠了，悲咽地捂着手。）

——在熱烈的殺聲砲聲中閉了幕——

勸當兵（第二幕）

劇旨：（1）勸服兵役，啓示民衆，欲活命，欲保衛家鄉，祇有當兵去。

（2）表揚學生愛國之精神，深入火線從事宣傳慰勞工作的情形，雖遇險犧牲，亦在所不辭，俾可提高後方民衆愛國情緒。

（3）暴露敵軍獸行，提醒民衆抗戰決心。

劇情：北方學生戰地服務隊慰勞到距敵甚近的前方桃家營宣傳兵役，並預備第二天往更前線之楊柳寨慰勞國軍。香姑，雖係無知女兒，亦願加入該隊從事救亡工作。這天在桃家營宣傳，香姑唱「勸當兵」歌，正巧香姑的舊相識王國安來找她，談起來纔知道她的愛人排長已陣亡。香姑悲憤之餘，誓爲報仇。農人牛二田最明道理，第一個願去當兵，跟他同去的還有不少人，但多數農民仍不甚覺悟。大家剛欲各自分散時，敵兵二人及排長太山真郎執手機關槍突來夜襲，眾人赤手空拳，想要抵抗，已無可能，當被掃射殆盡，祇餘香姑同女隊員馬妍鳳二人；太山真郎存心踏

踏她們，女隊員馬妍鳳不從，被縛於樹上鞭打，終遭刺死。復強挾香姑至其家中，任意姦污。這時外面尸橫遍野，裏面是人間最殘酷淒楚的哭聲、號叫聲，和着敵寇的獸行咆哮聲。

地點：靠近火線的鄉村。

時間：薄暮。

人物：香姑——年輕的鄉村姑娘。

王國安——武裝整齊，左臂上用繃帶裹着，是傷兵模樣。

吳亞環——男學生，英俊年少，爲北方學生戰地服務隊長。

馬妍鳳——女學生裝束，二十多歲，年輕熱情。

太山真郎——兇橫可惡的日本軍官。

牛二田——二十多歲，樸實勇敢的農夫。

金老爹——香姑的父親，四十多歲，身體強壯，明白事理。

農民——三十多歲。

隊員甲——十幾歲。

隊員乙——二十多歲。

隊員丙——二十多歲。

羣衆們——男、女、老、少約有七八人，都是鄉下農人。

日兵——二人。

布景：秋天景象的村莊，舞臺右角有墳堆，墳堆上的土坡數處。一株大槐樹上面掛了一張大幅油彩布畫，上面繪着鬼子殺我同胞、姦我婦女種種的慘狀。樹下面滿地落葉。左角有一間草房，門前有稀疏的樹木。

開幕：土坡上站着幾個鄉下人，槐樹底下也有幾個人，香姑拿着一個銅鑼在敲着，吳亞環執着一面小旗子，上寫：「華北學生慰勞隊」，幾個隊員都分頭把走路人往一塊拉。漸漸地人越集越多，他們都驚奇地看香姑，低聲談論着，將香姑包圍得緊緊的。這時吳亞環坐到較高處的一個坡上拉起了胡琴，把「勸當兵」的調子奏完一遍，琴聲停止，馬妍鳳站到坡高處演講。

妍鳳：同胞們！這張畫大家都看見了吧？覺得可恨嗎？其實，這不過是鬼子獸行的一兩種情形罷了，還有更可恨的事實簡直不計其數！凡是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這些鬼子占去的地方，鬼子不把我們當人待，欺負我們連雞犬都不如，我們的老百姓成千成萬的被殺死，我們的房屋全給放火燒作一片焦土，我們的婦女，不論老少都遭了強姦。（還沒說完，羣衆裏面的牛二田就接着說起來。）

二田：可不是，前天我在鎮上聽一個從河北逃出來的難民說，他親眼看見鬼子連五六十歲

的老太婆都……都……（不好意思說下去，又因為他忘了剛纔妍鳳說的那個名詞，所以祇好臉紅紅地停住了。惹得大家笑起來，有的人故意問二田：「都甚麼呀？」越來越使二田發窘。）

亞環

自然都被強姦呀！同胞們，想想看！這夠多麼恥辱，多麼可恨！我們是大中華民國有種的男子漢，我們能忍受這樣大的痛苦嗎？記得前些時候，你們這村子不是也差點兒被鬼子占了去嗎？虧得幾個英勇的戰士，堅強地抵抗鬼子，纔保衛了你們！但你們以為如今就算太平了嗎？你們以為鬼子就不會來了嗎？不，火線離這兒很近，鬼子很容易攻過來，你們要想保衛住你們這桃家營的老家，那麼祇有當兵去！

甲員

對！祇有當兵去！

（羣衆中好像還不爲所感的樣子。）

妍鳳

現在請大家聽我們這位隊員唱一個「勸當兵」的歌。（把香姑拉在高處向衆介紹，衆人拍掌。）

（香姑拿着小鑼向大家行了個禮，羣衆們看着香姑互相交頭接耳起來。這時胡翠先奏一徧鑼子。）

（香姑唱着的時候，羣衆靜靜地聽着。金老爹自右角草房內走出，同時有兩個農人正歡躍而來，被金老爹阻止示意，教他們不要擾亂歌聲。於是大家輕輕地蹲在一

邊；金老爹也坐在坡上吸着旱烟袋傾聽。香姑唱着，人們不絕地來着，有些硬向裏擠，別人都「嗤」他。等唱到快完時，人們都很興奮，唱完了以後，羣衆鼓掌嚷着。）

羣衆（齊聲）再唱一個！再唱一個！

老爹（也站起喊着）香姑，既然大家都喜歡聽，你就再唱一個吧！

香姑（想了想）不過，爸爸！那您得要他們答應我一個條件！

二田（什麼條件？香姑您說，沒有不成的。（大聲說着。）

香姑（撒嬌地）就，就是你們聽完了一定去當兵；要不然，我不唱了！（說罷把臉扭過去。）

亞環（對！大家如果答應這個要求，我擔保香姑再給你們唱一個更好的！

二田（行！唱吧，我一定去當兵！（再向衆人）王大，劉麻子，你們都願意嗎？

羣衆（雜亂的回答）願意！

老爹（好啦！現在香姑答應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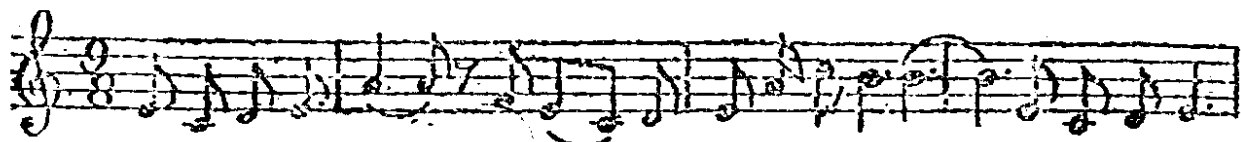
香姑（可是，唱什麼呢？（猶豫地思索着。）

亞環（唱個「送征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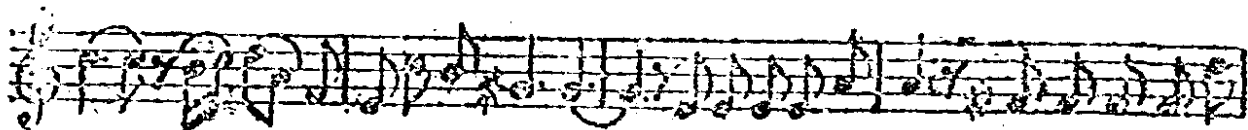
妍鳳（好極了！剛纔不是有人說願意去當兵嗎？就譬如大家今天要出發了，那麼你們的媽

勸 當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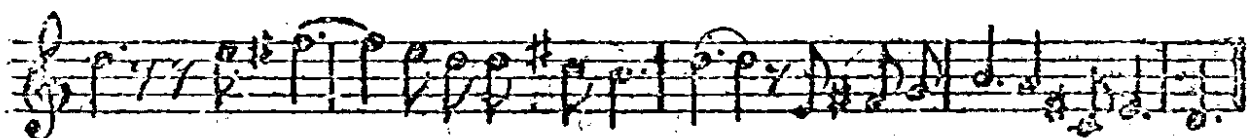
應尚能作曲
甘尊伯製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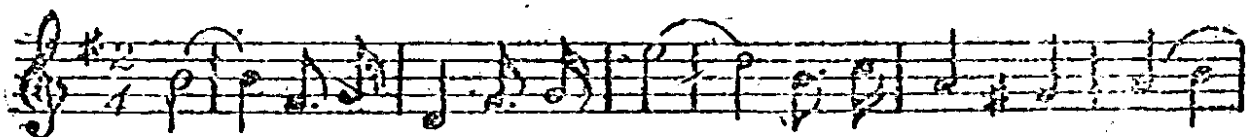
斑斑的腥血 遍染了錦繡的江山，成羣的倭



寇 搗毀了安樂的田園。兄弟們遭殺戮，姊妹們遭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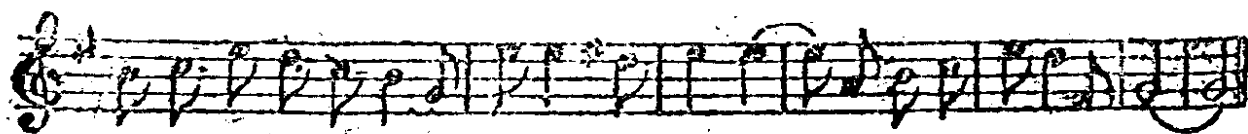
姦。不報一這滔天的仇恨，決不是中華的好漢。



看！刀在手，槍上肩——我的身體強——



我的意志堅——。衝鋒上前線，殺得



倭寇片甲不還。這驚天的事業，要我們大家來幹——。

送 征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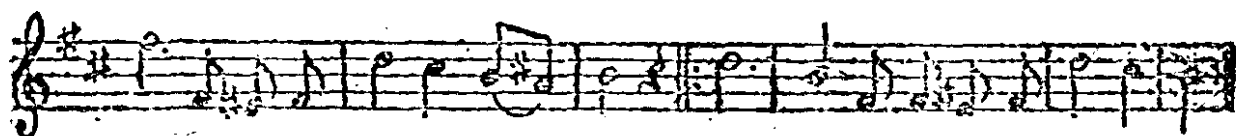
應尚能作曲
甘導伯製詞



(母) 抗戰，救國，男兒貴 仕 重志願從軍最光

(女) 抗戰，救國，爸爸真 英 雄。殺盡鬼子立大

(妻) 抗戰，救國，踴躍作 前 鋒。我把征衣密密



榮，志願從軍最光 榮。兒 呀，要報娘恩先盡忠。

功，殺盡鬼子立大 功。爹 呀，歸來聽你講征東。

縫，我把征衣密密 縫。郎 呀，莫怕沙場寒氣重。

姻囑，妻子囑，或則是情人囑，還有兒女囑，他們一定都向你們送別啦！現在就讓香姑代表她們唱一個「送征曲」，也就是送別的意思，可是唱完了，你們就不能不去當兵呀！

羣衆

（拍手，譁笑。）

（吳亞環仍舊先奏一偏胡琴，大家都靜靜地沒有一些聲音，當香姑開始唱時，從右角蹣跚地走來一個傷兵，也好奇地向羣衆裏擠着看，因爲人多，不能擠進，祇好站着仰首向上看。）

（歌唱完後羣衆齊聲叫「好」，這時那傷兵也放大了喉嚨叫着香姑的名字，良久纔被香姑聽見。）

香姑

（向羣衆中尋視呼喊之人。）是你，國安！

（大家都好奇地望着他們，金老爹也走來了。）

國安

香姑！我就是來找您的，怎麼還在這裏？

香姑

我們也正預備明天去楊柳寨慰勞你們呢，告訴您，這位是馬小姐，（向妍鳳及亞環）這位是吳先生，北方學生戰地服務隊的隊長。（國安與他們各個握手後）他們從河北、山東、山西來到這兒，聽說你們死守桃家營的情形，他們很感動，特意帶來了好些棉背心、繡心送給你們。他們都很熱心的，所以我很佩服他們，也加入到他們

的團體裏了。今天我們是勸村子的人去當兵，幫助你們打鬼子！呵，我忘了向大家介紹了，這位就是上次保衛我們桃家營的王國安戰士。（指着國安給大家介紹。）

羣衆（鼓掌。）

香姑（這時發現國安臂上繃帶。）怎麼？您受傷啦！

國安不要緊，醫官說再休養幾天就全好了！呵，香姑！您還記得我上次說的：一定要奪回楊柳寨的話嗎？現在該相信了我不是吹牛吧？自然，這也不祇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不過，衝鋒的時候，我確實親手殺死了很多鬼子。不信，您將來見了李標，可以問他的。（得意洋洋，羣衆聞之也頗興奮。）瞧！我已經升作班長啦！（撫着他那徽章給香姑看。）

老爹真英雄，王班長！（不禁上前拍拍王國安，表示獎讚的樣子。）

香姑啊！這是我爸爸！（向國安介紹。）

國安謝謝您的誇獎，老伯伯！（行軍禮。）

香姑我倒忘了問您啦，國安！李標和排長呢？還有張子棟，有消息嗎？

國安李標去幹游擊隊了，張子棟說當了漢奸！至於排長——（立刻臉色變了。）

香姑是呀！排長怎麼樣啦？（看着國安那種神情，也不安起來。）

國安他——他陣亡啦！（滯慢的說出。）

香姑（驚惶）您，您……是說他死了嗎？

國安是的。衝鋒的時候，他腰裏中了一彈，可是他堅持不退下來。等到快逼近楊柳寨

了，他的胸部又中了一彈，我立刻就去背他，這當兒我的胳膊也帶了彩；咬牙忍痛地把他背到野戰醫院，誰知就在第二天，楊柳寨慶祝勝利的早上……（悲不成聲）臨死以前，他再三囑咐我，叫我來找到您，告訴您：不用等他了，祇須記好替他報仇就行！是的，我們應當替他報仇，不應當空流眼淚。香姑！（悲痛地說完並安撫香姑。）

老爹

（拍拍香姑的肩。）好孩子，別難過了，排長的死是很光榮的，他算爲國家盡忠了！我們要學他的精神去殺鬼子，替他報仇，纔對得起他！

亞環

金老爹的話很對。不但您應當替他報仇，而且還應當替許多同他一樣勇敢犧牲的戰士們報仇呢！

香姑

（聽了國安的話，悲痛地祇流着眼淚，等老爹講完，不禁撲到他懷裏失聲哭了。這時大眾都很感動。及至聽了亞環激勵的話，始有所悟，仰首向羣衆激昂的說。）報仇！報仇！報仇！（厲聲）我們要爲戰士們報仇，要爲同胞們報仇。村子裏的伯伯叔叔們，你們能袖手旁觀他們一個個去爲我們拚命犧牲嗎？你們能願意等着給鬼子殺嗎？不，不，你們應該立刻上火線去打鬼子！你們都是好漢！都是英雄！都有良心！都有熱血！都很勇敢！快覺悟起來吧，伯伯叔叔們！（憤慨地激動地說完，大

眾都感動了。）

二田

香姑的話很對！我們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我們不能儘讓人家去替我們打鬼子，替我們死！我們也應當去替人家報仇，去接續人家打鬼子！村子裏誰有種誰跟我走！（說罷第一個衝向右出口去。）

（這時羣眾中少數人就響應牛二田了。）

羣眾

（嘈雜的呼聲）王八旦纔高興在家裏等死！（說着跟在牛二田後面約七八人向右上角去了。）

（沒有去當兵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搖搖頭，剛預備分散而去時，從左角跑來一農民，驚慌失色。）

農民

（大聲疾呼）不好了，鬼子又打來了，鬼子又打來了！（一邊喊着一邊向前跑。）

國安

他媽的，鬼子祇敢偷襲！

（大家恐懼地紛紛欲逃。）

二田

（從右轉回）大家不要跑，正好跟鬼子拼了！

亞環

對！我們應該趁這時候把鬼子趕出村子！

（話剛講完，太山真郎同二田兵，手裏拿着手機關槍，向着大家逼迫往中間土坡上擠。人們嚇得怔起來，香姑亦恐懼地偎緊着金老爹。）

太山（一手執槍，一手拿着皮鞭子，猙獰地慢步向人們面前走近，發現馬妍鳳，戲笑地）啊，還有女學生！（把妍鳳從人叢中拉到外邊來。）

日兵（同時發現了香姑，也拖了出來。）報告！還有一個。

香姑（恐怖。）

太山（向香姑走近，摸摸她的臉。）很好！很好！

老爺（向香姑奔去，被日兵一腳踢倒了。）孩子！孩子！

國安（衝出人叢執槍向太山）鬼子！你給我走開！（逼着太山離開香姑，但猛不防另一日兵從背後用刺刀刺進胸膛；於是手中之槍落下，向前撲地。）嗚啞！（呼痛後掙扎少頃即死。）

香姑（悲憤地即欲去拾國安的槍，但早被太山壓在腳下了，遂痛哭。）

妍鳳（同胞們，我們不必怕他，我們被欺負得夠了，我們跟他拼！拼！（怒不可遏地吼着。）

二田（也衝出人叢）對！我們跟他拼！

老爺（拼罷！是我們反抗的時候了！（向農人們狂呼。）

乙員（我們不能任他欺負，我們得反抗！（在羣衆內舉手高喊。）

丙員（反抗！（衝出人叢就扭住日兵打起來。）

甲員 同胞們！不要怕，快動手一齊把鬼子打倒！（亦衝出打起來。）

太山 （命令，沉重的語聲。）掃——射！

（於是「拍拍拍」槍聲響起來，人們哭叫着一個個倒下去。）

香姑 爸爸！爸爸！（見金老爹死了，向前大哭。）

妍鳳 （毅然向着太山）要打，一塊打死好了！

太山 （拉住香姑及妍鳳，看着一堆死人發出癡笑。）哈哈……

（槍聲停止了，日兵用腳踢踢死去的羣衆，即是檢查還有沒有未死的。）

日兵 報告！都死了。

太山 （一眼瞧見草房子）去看看那草房子裏還有沒有人。（向日兵命令。）

日兵 是！（執槍走向草房，兩人在門首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敢進。）

太山 混蛋！怕什麼？沒用的東西。

日兵 是！（兩人一塊先伸頭，再入內。）

香姑 鬼子！你不能走進我的家，你們這些禽獸！

日兵 （走出來）報告！沒有人，倒有一瓶酒！（嘻笑開心地取給太山看。）

太山 好吧！你們在外面先吃酒，等我同她們開開心，把她們送到草房裏去！

日兵 是！（拉住了香姑。）

妍鳳（用力搥了太山一個耳光）不要臉的鬼子，你以為中國女人都可以任你侮辱的嗎？你這禽獸！你忘了你自己也有妻女姐妹嗎？（厲聲痛罵。）

太山（暴怒）好大膽的支那女人，竟然打起你皇軍老爺來了！給我綁起來！（命令另一日兵。）

日兵 是！（把妍鳳綁在槐樹上。）

妍鳳 哼！綁起來，就是殺死我也別想我服從你。你殺死我一個中國人，也不能禁止四萬萬個中國人反抗你。老實告訴你，中國人有的是熱血，有的是頭顱；不怕你鐵蹄踏遍了中國的土地，終歸有一天，有一天我們把你趕回東京去！（激昂地罵着，手和身子都綁得很緊的。）

太山（上前把妍鳳的上衣撕破，用鞭子抽打妍鳳周身。）哈哈！

妍鳳（忍痛高呼）中華民族萬歲！打倒——（未及說出鞭子抽到身上。）嗷！（呼了一聲痛後仍竭力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慘無人道的鬼子兵！」儘管挨着鞭打，還是不絕地叫罵着。）

太山（執槍向妍鳳）好，看誰消滅誰！（擊槍一響。）

妍鳳 啊！中國人……要替中國人……報仇……（流血身死。）

香姑 馬小姐！（見妍鳳死，悲憤萬分，可是自己被日兵拉住了。）

太山 哈哈！（走向香姑用力拖去。）

香姑 強盜！強盜！（邊用手拳打太山，邊放聲大哭。）

太山 把香姑挾往草房後，復伸頭向外面日兵說。（你們在外面喝酒，不要走遠了！是！排長。）

太山 （進內把門關上）哈哈！

（這時外面的鬼子大飲其酒，草房內卻傳出了尖銳的哭號聲，和着狂笑聲。）

——在極度悲慘的氣氛中閉幕——

最後勝利（第三幕）

劇旨：（1）暴露敵兵士生活之荒淫墮落，以及敵國政府之罪惡，既強徵人民入伍，又將良家婦女迫送前方供兵士取樂，美其名爲「慰勞隊」。

（2）描寫我游擊隊神出鬼沒的英勇精神，少女亦能赤心愛國，共謀殲敵之計畫，以激發後方民眾抗戰情緒並堅強「最後勝利」之信念。

劇情：香姑，一鄉下女兒，被俘在敵區內，假意服從，在敵兵淫威下忍受一切侮辱，爲的是要刺探消息，密報我方游擊隊。某日敵國政府派來婦女慰勞隊，聯隊長特意介紹一最美的姑娘供太山真郎取樂。太山誇耀已姦淫中國女人三百零二個，此將爲第三百零三個矣。時假漢奸張子棟來報：大富山的游擊隊因爲缺乏軍火，不足爲患，於是太山真郎等放了心，立即電請援兵，決定次夜十二時前先解決他們。原來子棟係受命游擊隊方面前來撒謊的。他同香姑都是通游擊隊的工作同志，鬼子們一向未發覺，而且很相信他們。窗外忽聞鷄叫，太山旋因事出，香姑開窗。原

寒鷄叫是趙和子棟每天相會通消息的信號。越窗進來的是香姑之舊相識李標。此人係游擊隊主要分子，當告以今晚襲計畫，臨行與香姑約定十二時見。李標去後日兵各擁一日本女子狂歡而來，又淫樂而去。僅留一名菊子者在室內專候太山。菊子見屋內無人，不禁失聲啼哭，香姑婉勸，二人互訴衷懷，同病相憐，菊子復倒床嚎陶不已。太山歸，先逐出香姑，即欲調戲菊子，抱起一看，纔知道就是自己的妻子，慚愧交加，無地自容，及聞菊子被迫遣至中國歷遭姦淫之經過，頓時悔悟國內軍閥之殘忍及自己的罪惡，遂相抱開槍自殺。這時游擊隊已到，磯谷欲電請援兵，香姑立殺之，班長正欲反擊，忽聞槍響，已應聲自倒，香姑乃得救，同時我游擊隊包剿敵寇，一舉殲滅，大果狂歌勝利。

地點：敵人後方的一個小鎮市。

時間：下午。

人物：香姑——雖豔裝，可並沒有什麼下流女人的習氣。

李標——北方游擊隊裝束，英勇能幹。

太山真郎——敵連長。

菊子——太山妻，年輕、美麗、溫柔。

中村——日兵上士，是個很憂鬱的青年。

磯谷——敵排長，野蠻典型的日本人。

日班長——武裝不整，醉態矜矜的樣子，是消極反戰者。

日上士——昏庸無知。

張子棟——鄉民打扮，裝出一副漢奸很會逢迎人的樣子。

日衛兵——一人。

游擊隊——十數人。

日女——七八人，皆貽裝和服。

日兵——五六人。

布景：一間布置得相當整潔的屋子，壁上的中國字畫可惜已塗得模糊、零亂，顯然是一所被侵占的中國人住宅。正上面有大窗子，左門是演員出入的，右首一門是通到後院的便門。左角有床，中間有圓棹，上置留聲機一架。窗前有寫字臺一張，上置電話機、香烟、茶壺、酒瓶等物。陳設都很老舊的。

開幕：中村很煩悶地躺在床上，磯谷在隨着留聲機的唱片亂唱亂跳，香姑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天，日班長一個勁喝着酒，日上士坐在留聲機旁。留聲機唱着中國京劇，最好是一張愛國意識的片子。）

中村 好啦！好啦！請你們讓我休息一會吧！（從床上不耐煩地坐了起來。）

磯谷 休息？我們這不是已經在休息着嗎？說不定明天又要上火線呢！

中村 我說的不是這意思，我是希望你們不要再唱那東西了！

磯谷 笑話！你一個人不高興，也不能禁止大家尋開心呀！來，來，香姑娘！陪我跳個舞！

（說着就把香姑拉住亂跳起來。中村痛苦地抱着頭又睡下去。）

香嬌 噯喲！你瞧你，把我的腳都踩疼了。（說着往後一退步，恰坐到日班長身上。）

班長 哈哈！香姑娘愛上我了！（醉狂地抱住香姑狂吻。）

磯谷 （上前狠狠地拖過香姑。）你敢瞧不起我？（仍挾起香姑亂跳。）喂！（向上士）換張好的片子吧，不要光唱這個聽不懂的調子。

上士 （選擇了一張音樂片子，更嘈鬧起來。）這是英文歌！

中村 （站起來怒不可遏地把唱機停住。）朋友們！你們難道連一次都沒有想到過你們的家嗎？可是你們的父母，你們的妻子，你們的兒女，卻時時刻刻都在念着你們！啊，你們祇知道瘋狂！瘋狂！（激昂地說着。）

班長 （醉得昏昏沉沉地說話也含糊不清。）想家？誰說我不想家？~~我~~因為我太想家了，所以我纔故意拿酒來麻醉自己，忘記家！

中村，（嚴厲地）你應該注意你說這話至少是充滿了反戰情緒的；假如不因為我們是朋友，我一定會依照軍法懲罰你。（離開香姑，香姑躺到床上去。）

中村（冷冷地）懲罰我，其實我倒情願死！

磯谷 你這是什麼意思？

中村 沒有什麼。我不過是說：我活得厭倦了。我簡直不知道這些日子我是在作些什麼！

（走向窗前，仰望蒼天。）

上士 常然是打仗囉！（顯得昏庸。）

中村 爲什麼打仗？（臉轉向上士質問。）

磯谷 爲什麼要征服支那！（厲聲。）

中村 爲什麼要征服支那？（亦厲聲。）

磯谷（答不出，有些生氣的神氣。）這……這你去問天皇！

中村 哦！原來你也不知道這次打仗的真意義喲！我倒不必去問天皇，就可以給你一個徹底的回答。也許連天皇自己都不會清楚這個戰爭的真面目呢！你知道他是終年關在宮裏，什麼事都可以蒙蔽他。所以沒法制止。這次主動戰爭的少壯軍人，本來他們準備速戰速決，趕快達到他們那種不合理的欲望，（沒有說下去，上士即問。）

上士 不合理的欲望？（疑問地，注意地傾聽着，大家都很注意地。）

中村 可不是不合理的欲望嗎？支那跟日本原沒有什麼仇恨，放着我們安居樂業的日子不讓過；偏要欺負支那人弱，把支那滅亡了，日本就可以獨霸東亞。其實，這不過是

夢想罷了。打來打去，除了殺害些無辜的文那老百姓，占據了些空洞、荒涼、周圍還布滿了游蹤隊的城市以外，想一想，我們究竟獲得了什麼呢？可是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卻太可怕了！人民擔負的戰時公債一天天加重，徵兵呢，已經徵到了郵務員、教員，也許馬上就要徵到公務員、關員的頭上，這不簡直是自取滅亡嗎？（由激憤轉到悲哀）我的家，原是一個很幸福的家；我的老婆、孩子，全靠我一個人教書養活他們，可是如今，如今，他們不是祇有等死嗎？啊！我怎能不希望快點死，死了免得這許多苦痛，時刻都咬着我的心，咬着我的心！

磯谷（似被感動）噯！朋友，這些牢騷，都怨你讀的書太多，思想太豐富的緣故，勸你少苦惱吧！對我說說還沒有什麼關係，要是給上邊知道了，可不是玩的！

班長還是因為他初上火線的緣故，所以熬受不了這種生活；日子久了，自然會變得習慣了。不過總是少想老婆的好！（醉態矜矜的講話，惹得大家笑起來）

（這時太山真郎進來。）

太山誰又在想老婆？（說着，一面卸軍裝，香姑幫他脫皮靴。）

班長中村。

磯谷算了吧，好意思說人家，你自己剛纔還在說因為想家想老婆，纔拚命吃酒！

太山中村！（看見中村背向窗前，似有所思）你怎麼總是想不開？老婆，老婆，盡我們的

心給她多寢幾封信就得啦！哦，（想起了什麼）我寄回去的信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怎麼還沒有回信呢？真等得急人！（把先前勸中村的話都已忘了。）

磯谷

哈哈，剛剛還勸別人不要想，自己卻立刻想起來了！（取笑地。）

香姑

今天連長太忙了吧？所以顯得神情很恍惚似的。得！得！再給太太寫一封信寄去就是啦，何必發愁呢？來，我給您斟一杯酒慰勞慰勞您的辛苦！（執酒與太山真郎。）

太山

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告訴你們：（向磯谷）今晚上有從國內派來的婦女慰勞隊來慰勞我們，聯隊長並且特意介紹一個他所賞識的最美麗的姑娘給我。哈哈！到支那來，已經玩了三——百——零——兩——個支那女人了，剛好有些兒厭哪，想不到第三——百——零——三——個卻該換換口味了！哈哈，到底還是咱們日本帝國女人有趣的多啦！你們說是不是？

磯谷

當然囉！（狂喜）不過，你既然已經有了那樣驚人的紀錄，這一個美麗的女人應該讓給我纔對！

太山

這怎麼行？不是告訴過你嗎？我要「換換口味」，別着急，過幾天再讓給你！

中村

（不耐煩地）喂，今天游擊隊方面有什麼動靜沒有？聽說他們的人很多，總得小心兒點呀！

太山

我已經派漢奸去打聽了，量他亡國奴也不會有什麼動靜！

班長（拿着酒瓶替各人斟滿一杯。）算了算了！來爲我們帝國的女人喝杯酒祝福吧！（高舉一杯飲下，大家也同飲下。）

（眾人狂喜中，獨中村氣憤而去。張子棟接着走進來。）

子棟（看見中村怒冲冲而去，不禁詫異地望了望他的背身，然後走進來先向太山深深鞠躬。）連長！

磯谷（混蛋！怎麼？你眼裏就沒有我嗎？（厲聲怒叱。）

子棟（連忙勉強陪笑地走來。）唔，排長！我還沒看見您在這兒坐着啦！（深深行禮時被磯谷踢了一腳。）

磯谷（跪下呀！這是大日本帝國的禮貌！哈哈！

子棟（跪下後起來，臉羞紅地）嘻嘻！（搭訕着欲與太山說話。）

班長（還有我啦，漢——奸——！把眼睛睜大一點，看清楚這屋子裏有幾個人，就行多少禮！（滯慢沉重地。）

子棟（是！是！（忙去跪下，猛不防被班長用力把他的頭向地上按住碰了一聲響，眾人大笑，忍痛地祇好又向上士行了跪禮。）

太山（不要忘了還有你們支那的香姑娘呀！

子棟（擡頭看見香姑，點頭示意，連忙又垂首行了個禮。）香姑娘！

磯谷 你就多磕一個頭算什麼？

子棟 是！是！（走向香姑勉強彎腰，還用眼光斜視了她一下。）

香姑 噯，噯真不敢當！（從床上坐起來欠欠身子又躺下去。）

太山 喂！叫你打聽的消息，怎麼樣啦？

子棟 祇願行禮啦，差點把大事誤了。報告您：連長！在大富山一帶有兩千多人的游擊隊，是黃教授和一個什麼姓李的在幹，聽說他們因為軍火不充足一時還動不起來。

（說話時仍注視香姑。）

太山 這就好了，等我們的援軍一來，可以先下手把他們消滅。

磯谷 他媽的我早料到他們有山窮水盡的一天！

班長 趕快先下手為強呀！

上士 慌什麼，我們有的是機關槍、坦克車，還怕他們逃過我們的手心不成？

太山 不過，人少了總不保險，我們還是再向聯隊長多請調些援兵來纔好。

班長 對，我們應當充分地準備準備，給他們一個一網打盡。

太山 （打電話）喂！給我接第五聯隊部——我是一百十九連連部。——聯隊長在嗎？——有要緊的事和他商量！——聯隊長嗎？我是太山真郎，剛纔據漢奸報告：大富山一帶，有兩千多人的游擊隊，但是因為軍火缺乏一時還不會動作，既然如此，我想可

以請您多調些軍隊來先下手為強，明天夜裏十二點鐘動手去包圍他們，好來個一網打盡。——您也贊成嗎？好！好極了！再調來兩千人，二十輛坦克車，一百箱毒瓦斯。——是的，明晚十二點鐘以前一定動手，請您趕緊派罷！——什麼？還有慰勞隊來？——今天晚上？好極了，好極了！——再見！（掛上電話。）

磯谷 成功了嗎？

太山 聯隊長人真好。他還說慰勞隊一會兒就來啦，讓大家痛痛快快地玩玩，明晚上好打勝仗呢！（說着走近圓棹，發現子棟還站在一邊發楞，驚甚。）怎麼？你還沒走嗎？（再看看香姑，香姑卻躺在床上正和上士玩紙牌，班長也在旁邊看他倆，似乎都毫無所聞，纔放了心。）

子棟 唔，還有什麼事嗎？（殷勤地笑了笑。）

太山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拿了一支烟。）

子棟 （連忙燃火與太山）連長，我去啦！

班長 （向香姑）算了吧！給我來一回，你也該歇歇啦！香姑！

香姑 那可不成！（說着照樣與上士玩牌。）

太山 啊，等會慰勞隊來了，我們要預祝勝利而狂歡呢！

磯谷 我想她們會帶來很多的啤酒哩！哈哈，太陽牌的啤酒好久沒喝了！（說罷辭出。）

太山（坐到寫字臺前拿出信紙，想了想。）唔，你們也該去休息休息啦！不要玩不夠啊！晚上還有慰勞隊要來呢！（向班長說。）

班長是！（向上士）走！我們等會兒再來同香姑娘玩牌吧！（說罷把牌交給香姑，拖上士出去。）

（班長上士去後，香姑一人在圓棹上玩牌。）

香姑啊，連長！是不是我還可以留在這屋子裏？

太山不過，最好你少講話！（正在寫信。）

香姑好吧！（一個人照樣玩着牌。）

太山（寫了一會後，自吟着）我親愛的妻子，我真不敢相信，你果然已經忘了我，不然爲什麼我寄去的信都沒有一個回音呢？媽媽還好嗎？我多麼掛念啊！我前次在楊柳寨、桃家營打了兩個勝仗，上峯提升我作一百十九連的連長，並且特許我暫且在這後防的木林鎮，重新編製補充隊伍，藉此就休息休息。可是明天夜晚又要作戰了，有兩千多支那人的游擊隊在等着我們的大屠殺呢！啊，也許這回我就會死去；不，我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傷你的心，我應該說這回一定更勝利，更替你增光，是不是？快告訴我你在家裏的情形吧，別讓我急瘋了喲！（吟罷又寫。）

（這時窗外已黑起來，雞忽鳴，香姑聽見有點變色了。）

太山 天黑得這麼快！香姑娘，把燈點起來吧！（已經寫好了信，向封內裝。）
香姑 是！連長。（把燈點起來。）

（外面雞續鳴，香姑顯然不安得很。）

太山 奇怪，怎麼這幾天晚上老聽見雞子叫？（說着開窗外望。）

香姑 （見太山開窗，更恐懼，忙至窗前。）還是把窗子關上吧，我有點怕，因為夜晚雞叫是很不吉利的！（說着自動關上窗子。）

太山 那麼，讓我開槍打死牠吧！（欲開槍。）

香姑 （忙止住太山）不要，讓牠叫一會就不叫了，早上沒有牠還不知道時刻呢！

太山 你們鄉下人連鐘錶都沒有嗎？（嘻笑地拿着信欲出外。）

香姑 可憐，鄉下人誰見過鐘錶呢？

太山 我要寄信去了，你不要出去啦！

香姑 是！（剛欲開窗。）

太山 （去而復返）啊！要是有一個穿和服的女人來找我，你就叫她等一會好了！（說罷纔出去。）

香姑 （忙將門關上，再向窗前執燈來回照着，然後啓窗，此時雞叫聲已止。）

（窗一跳進一人，先前香姑怔了一怔，隨後，大家把窗子又照樣關上。）

李標 香姑！還認識我嗎？（樂極。）

香姑 （驚喜）您怎麼知道我在這兒？李標！

李標 （上下看了看香姑，又看了看這屋子。）子棟帶我來的。香姑，您變了！不過，我明白您完全是不得已的。告訴您：我們的隊伍在楊柳寨一直跟敵人拼了三天三夜，誰知道桃家營又有了敵人，於是我們的後路被敵人截斷了。我們的一營人快犧牲光哪，纔奉命退出。可是，我們不甘心向後轉，所以就跑到太富山上當游擊隊。前天黃教授要去賢嶺山收編一團新成的人民自衛隊，臨走的時候，他把您和子棟同他通消息的事情都告訴了我，要我今後替他繼續幹這個工作。當時我一聽說您的名字，真快活極了。真想不到咱們又能見面。（快樂地與香姑緊握。）

香姑 哦！原來黃教授已經走了。子棟現在哪兒？

李標 在窗外巡哨。是我和他約定今晚上來的。

香姑 想不到的事真太多了！自從你們離開桃家營以後，我就參加了北方學生戰地服務慰勞隊，誰知道第一天正在村子裏宣傳兵役的時候，忽然幾個鬼子兵前來夜襲，其中一個我記得就是上次你們在桃家營捉到的一個俘虜，後來又給他跑了的。他們手裏拿着機關槍，把村民掃射死了一百多，有我們的隊長，和剛剛從醫院裏出來看我的王國安，還有我的爸爸！（說到這裏擦眼淚。）最後，祇剩下我同一個女隊員了，那

鬼子一定要踏踏我們，女隊員爲了反抗，給鞭打後又刺死了。我呢，就被他們拖住不放了。本來，當時我想自殺的，可是一想到我爸爸和那些老百姓、學生們的死，尤其王國安告訴我，你們排長在前線臨死時還囑咐我，叫我替他報仇。爲了這些，我總咬牙忍受着恥辱，假意答應嫁給他，其實就是給他當奴隸罷了。後來跟着他跑了幾個地方，又來到木林鎮，說是補充隊伍。因爲那鬼子已經升了連長，威風也就更大了。在這兒住了幾天，有一次我發現張子棟也在這裏，當時我以爲他真正作了漢奸，把他大罵一頓，後來他再三聲明，乃是被鬼子俘來後假意投降，實際替游擊隊工作，並且介紹我和黃教授認識，纔知道他們都係愛國的好漢，於是我也便從此參加進去，我們互相傳遞消息，每天晚上我和子棟就在這裏見面，雞子一叫我就知道是他來了，鬼子們連一點都沒有看出我們的祕密。不過，我，我是完啦！一生毀在鬼子的手裏了。（很難過地垂下首去。）

李標

不要這樣想，香姑像您這種愛國的女子，世界上能有幾個？固然您的犧牲很大，但您所獲得的代價將會更大呢！香姑，我真說不出心中是怎樣佩服您，和愛慕您！（怪難爲情的。）

香姑

呵！李標，今天鬼子們已經去請調援兵了，說是明晚就動手呢！

李標

我知道，子棟已經告訴我了，可是我們今晚就動手呢！我們讓他們不防備我們，

好乘空而入，在十二點鐘以前一定能夠全部殲滅敵人。等着吧，我們十二點鐘可以在這屋子裏見面！千萬不要走開，等着我！香姑。（握手後匆匆去。）

香姑

小心着呀！我一定等您就是。（向窗外招呼後看了一會纔又關上窗子。）

（這時一陣腳步嘈雜聲，香姑連忙把門栓子輕輕又拉開，在床上裝睡熟，不一會，礮谷第一個擁一日本女人走進，接着班長、上士，還有別的日兵數人都各攜一日女跳躍而來。獨其中一日女——卽菊子，入室後佇立窗前悶悶不樂。）

礮谷

香姑娘，快起來！認識認識我們大帝國的女人！（把香姑從床上強行拉起來。）

香姑

（裝作初醒）啊！大家都來了嗎？請坐！請坐！（忙來殷勤招待，各日女不懂中國話，祇點首招呼。）

班長

咦！連長呢？

香姑

他剛剛出去給他太太寄信了，大概就要回來的。

班長

那麼菊子姑娘怎麼辦呢？

香姑

唔！連長出去的時候還交代過我說：如果有一位穿和服的姑娘來了，就在這裏等等他。

上士

好啦！我們各自玩各自的去吧，讓菊子姑娘等連長就是。（說罷欲向右門去，被礮谷攔住。）

磯谷 別着急！還有中村沒有來，我已經派人去請他了，約他到這裏來聚會，我們怎麼能走開呢？

班長 不過，他是不會來的。（堅定地說。）

磯谷 不見得吧！我想：他只要一聽說有園內的姑娘們在此，他絕對捨不得不來的。香姑娘！開一張你們支那的戲片子吧！讓我們表演帝國舞蹈給你看。

香姑 好極了！（揀一張唱片，忙開留聲機，惹得日本女人驚奇而笑。）

（磯谷和一個日本女人先起來開始舞蹈，接着各日兵均擁日女亂舞亂跳，喧嚷不已，日女不絕的吱吱笑聲，尤令人刺耳。獨菊子靜立不動。此時衛兵慌張而入。）
衛兵 報告排長，中村在一條河裏自殺了！（驚慌。）

磯谷 （停止舞蹈，驚問）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衛兵 是我剛纔到處找不着他，忽然在西北頭看見圍了一堆人，連忙過去，誰知就是中村的屍首，已經被他們鄉下人撈起來了。

磯谷 也許是支那人謀害的吧？

衛兵 不，有一個弟兄說，他看見中村跳下去，喊着喊着已經來不及救他了。

磯谷 趕快去把屍首撈回來。（悲哀地。）

衛兵 是！（應聲後即出。）

長班 我早就一定他要走這條路的！唉！（搖頭，感傷。）

上士 大家不要僅爲一個人悲痛呀！今夜還要趕緊去快樂快樂哩！（第一個攜日女向右門出。）

班長 對！我們應該在今晚上儘量樂一樂！跟着走出。）

磯谷 好吧！菊子姑娘就在這裏等等，香姑娘好好地陪着她！

香姑 是哪！您放心吧！

（磯谷等同日女們相繼走向右門去，菊子向眾人點首告別後，自己坐向圓桌前斟酒一杯飲下。）

菊子 （苦痛地捧着頭。）難道我真的就這樣又等着給人取樂嗎？天呀！這是什麼世界呵！

（哭聲地說着）

香姑 姑娘，這原不是人的世界，尤其不是我們三人的世界！（親切地拍拍菊子肩。）

菊子 （看看香姑，驚異地）你……你……

香姑 我，我也是被連長取樂的一個，我受夠了那侮辱，那蹂躪，可是我又必須爲着一個使命而活着。（激昂悲憤。）

菊子 （同情）可是，朋友！請您替我想，我的丈夫早就被徵出來打仗了，家裏有年老的婆婆，就靠着我在養活；如今我又被強迫出來慰勞了，這叫什麼慰勞呢？……呵！我……

的婆婆將來祇有餓死，我又怎對得起我丈夫呢？（悲不可支，伏倒床上痛哭起來。）

香姑

不要難過，事到如今，哭也沒辦法！

菊子

是的。（仍抽噎不已。）

香姑

（正想說什麼，外面腳步響，接着是太山進來。）啊！連長回來了！客人等了您好久啦！（向太山說，接過他的軍帽。）

太山

對不起！（向香姑招手叫她出去，香姑出。這時菊子轉過身子不看太山，祇低聲涕泣，太山走向床上坐下。輕輕吻着菊子的頭髮，欲抱起。）為什麼不高興呢？多情的姑娘，請原諒我不是故意讓您久等，實在事體太忙了。（抱住菊子吻她的髮。）帝國的姑娘，寶貝！快別生氣，陪你的皇軍老爺開開心吧！（說着輕狂地調戲菊子。）

菊子

（聞聲驚異，急轉臉向太山，愕然）啊！是你！（又驚奇又是歡喜。）

太山

怎麼？你……你是菊子嗎？（大驚失措。）

菊子

（不禁大哭，倒於太山的懷中。）啊！

太山

菊子，快告訴我，你怎麼會來到這裏的？（悲痛地撫慰她。）

菊子

（擡起頭來，停止了哭泣，太山用手帕替她揩了揩眼淚，低聲說着。）自從你出征以後，我就在一個小學校裏教書，每月的薪水，勉強還可以夠我同婆婆過日子，雖然還要擔任戰時公債，可是爲了一個希望——就是盼着你早點回去，總得苦苦地

活下去。誰知道，忽然政府要派婦女慰勞隊到中國來，聽說已經派出了好幾隊了。他們硬在學校裏拉人去參加，拉到我的頭上，再三請求他們，跟他們講：我的丈夫已經打仗去了，我必須替丈夫奉養他的母親，這話任你說了千萬遍，都不肯答應，並且拿反戰罪威脅。我假如要堅持拒絕他們，就要把我送進警察所押起來。我實在沒辦法，祇好服從了。天呀！誰知道那裏是什麼慰勞呢？簡直是：是：啊，我已經慰勞過數不清的人，我真受不了那蹂躪，我對不起我自己，我更對不起你。但是你應該知道我是受壓迫纔這樣的！（說完又大哭。）

太山

（聽完後，痛苦憤激地）對不起我？其實我纔對不起你。菊子！我作夢也沒想到聯隊長所介紹給我玩的女人卻是你！天呀，我慚愧死了。我剛剛還給你寄去一封信，我萬萬想不到你會來到這裏！（慚愧地捧住頭。）

菊子

聯隊長？是那叫坂原的嗎？（詫異。）

太山

就是那個混帳東西！

菊子

（咬牙切齒地）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不得吃他的肉，挖他的心！

太山

（明白菊子意思）不，菊子，我們應該恨天皇，恨那批猖狂霸道，罪大惡極的軍閥！（激昂悲憤）他把我們男人趕出來替他們犧牲，作冤枉鬼，還要喪心病狂地把你們女人送出來任人蹂躪、蹂躪：那裏是想滅亡支那，簡直是在滅亡我們自己的良善的

人民！（憤不可支，捶胸大罵。）

菊子 那麼，我們如今既然明白了這些，我們不要再給那些魔鬼利用了，我們趕快走吧！也許老母親還在等着我們呢。

太山 她？她還在等我們？（緊張，悲憤。）

菊子 是的，我臨走的時候，給他留了二十塊錢，這已經有三四個月了，不知道她是怎樣地在熬煎中呢！

太山 可是，（想起了什麼，立刻憂慮起來。）上峯是絕不會允許我回去的。而且明天晚上還有一場惡戰發生。（徘徊不安地。）

菊子 什麼？你是說又要打仗嗎？（緊抓住太山的手腕。）

太山（點點頭）我現在沒法擺脫這責任，除非死！嗯，除非死！（最後一字沉重說出。）

菊子 死？（自語地，也是疑問。）

太山 是的。死！終歸要死在戰場上的，軍閥們絕不會讓一個日本兵活着回國，他不把我們男人完全戰死在中國的土地上，他是不會甘心的！（握菊子堅決地）啊，菊子！我求你，讓我死在你的面前罷；我沒臉面再見母親了，我已經不配作她的兒子！我這些年子過的都是禽獸的生活；我殺人，我放火，我又姦淫了不少的中國婦女；這許多，這許多勾當我全昧着良心幹過了。菊子，我懊悔極了，祇有「死」纔可以使我

贖罪於萬一。菊子！親愛的菊子！（說着悲憤地抱緊了菊子。）

菊子 可是，你還願意留下我在人間受罪，給他們侮辱嗎？

太山 你的意思？（仰首疑問地看着菊子。）

菊子 我的意思是：要死我倆死在一起，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再離開你的。

太山 我親愛的菊子，抱緊我吧！我們死在一起！我們永遠不要再看見這罪惡的世界了！

（菊子和太山抱緊後，太山抽槍在她和他自己的太陽穴開了兩下血流身死。香姑聞聲入內，接着是一陣槍聲，香姑看了表，欣慰地笑了笑。此時有人敲門，香姑連忙把太山和菊子的屍首抱上床，用毯子蓋上，再輕輕地走至門前開門。）

衛兵（慌張走進，欲大聲說話，香姑搖搖頭，祇好改爲低聲）連長呢？

香姑 同貴國姑娘睡覺了！有什麼事嗎？他交代過：叫告訴我就行。（低聲說。）

衛兵 遠遠有槍聲，恐怕是游擊隊打來了，排長班長都在等連長的命令呢！

香姑 好吧，你先去，我就來叫醒他！

衛兵 快一點呀！（急下。）

香姑（發愁）怎麼辦呢？

班長（匆匆而上）連長，不好了，游擊隊打來了，快打電話請援兵吧！（一口氣說完，見太山不睬，走向床前。）

香姑（先站在床頭）連長同菊子姑娘睡了！

班長不成，睡也得叫醒他！

香姑班長，讓他休息一會吧，怪可憐的。

班長（急躁地）哼，這是什麼時候？還能休息？（說着就去揭開被子，睹狀大驚，立刻怒

向香姑）呵！原來你是個刺客！

香姑（恐懼退縮）我不是，我不是！

班長（一把抓住她狠狠地問道）不是，不是，他怎麼會死的？你一定和游擊隊勾通！

磯谷（慌張而入）連長呢？快快：向聯隊長打電話吧，游擊隊已經迫近了！

班長怎麼辦？

磯谷（莫明其妙地看了看香姑他們，然後逕自走向電話機搖着。）喂，接第五聯隊部——

我是木林鎮第一百十九連——請聯隊長講話——什麼？

班長（不禁也走來電話機旁，焦急地）講什麼？講什麼？

磯谷喂！喂！

香姑（這時一眼瞧見牆角地上一支剛纔太山丟掉的槍，靈機一動，悄悄拾起來對準磯谷

就是一槍。）

磯谷噯喲！（應聲而倒。）

班長（回頭見是香姑所爲，拔槍開射，但這回應聲而倒的卻是他自己。原來李標已自窗
外發槍了。）

香姑（似乎昏去一樣，怔立着不能動。）

李標（越窗而入）香姑！您受驚了吧？

香姑（猛然睜開眼睛）怎麼？我沒有死嗎？

李標沒有。死的是鬼子！

香姑（欣慰地）啊……

李標香姑，你沒有傷着吧？

香姑沒有！弟兄們怎樣了？

子棟（興奮而入，這時槍聲已止。）報告！敵人全部殲滅，弟兄們已經開到了鎮上，最後
勝利是我們的了！

香姑（狂喜）真的嗎？

子棟真的，他們大家就要來看你了！

（說着，這時擁進一羣游擊隊員。）

李標（向大眾）諸位弟兄們，現在介紹你們認識這位幫助我們最有力的同志——金香姑同
志！

眾人（熱烈地鼓掌。）

李標 這一回，全虧了她和張子棟替我們傳遞消息；尤其今天若不是他們二位，我們很難得到勝利，所以我們應該高呼偉大的香姑萬歲！

眾人（齊聲）偉大的香姑萬歲！

香姑（狂喜之餘也高喊）不，我們應該高呼游擊隊萬歲！

子棟 對，游擊隊萬歲！

李標 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眾人 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

香姑 現在我們大家合唱「爭取最後勝利」歌，也就是慶祝我們這次的勝利！

李標 好！我們跟着香姑唱！（說着把香姑抱到圓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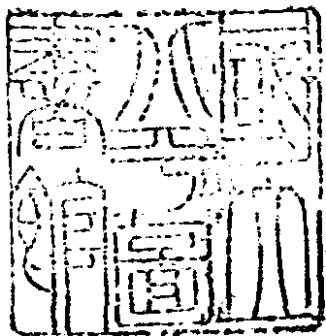
（香姑唱第一句時，眾人不唱，第二句該是眾人唱時，香姑不唱，須循環下去。）
一 同胞們，團結起！

踴躍服兵役！（女唱。）

戰友們，快努力！

加緊殲敵！（男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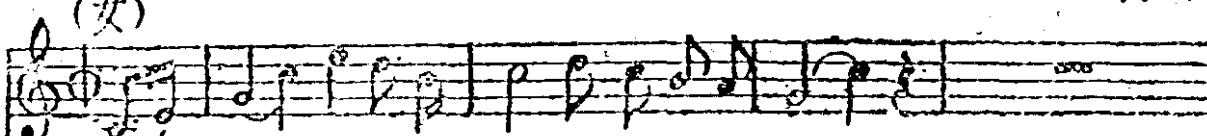
我們四萬萬同胞一條心，



爭取最後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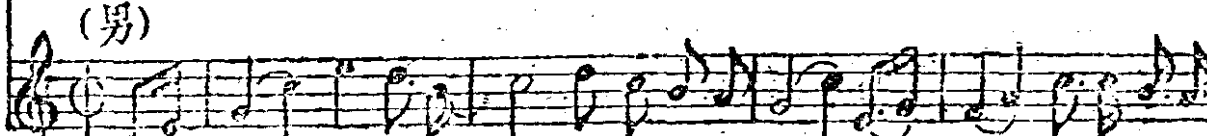
姚檢達作曲
趙清閣製詞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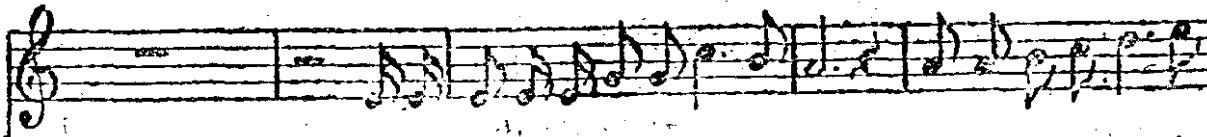


同胞們團結起，踴躍服兵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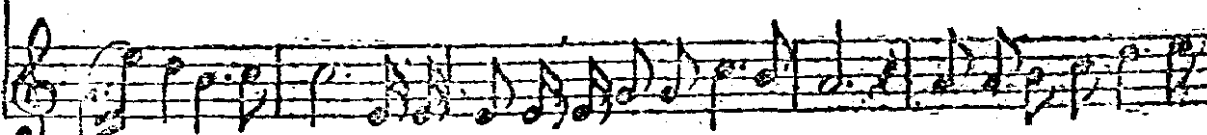
(男)



戰友們快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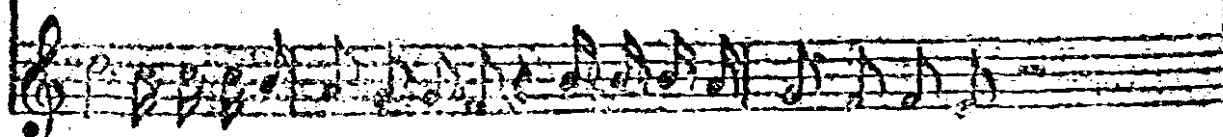
我們四萬萬同胞一條心，軍民合作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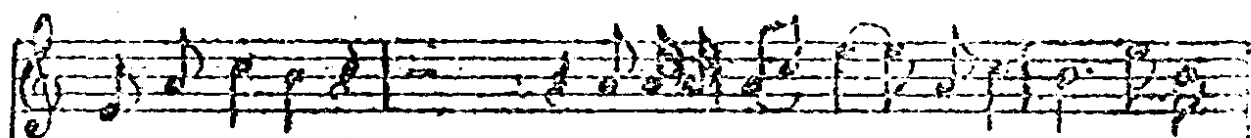


加緊殲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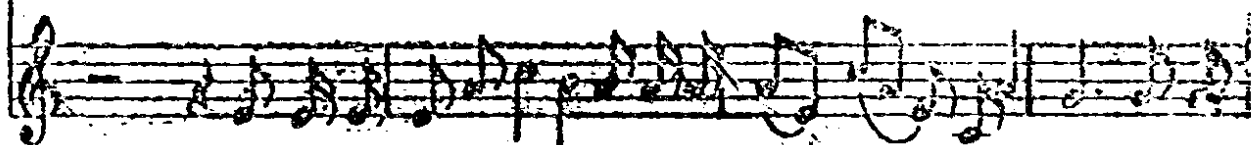


雖那怕他是豺狼虎豹，那怕他是銅頭鐵臂 雖用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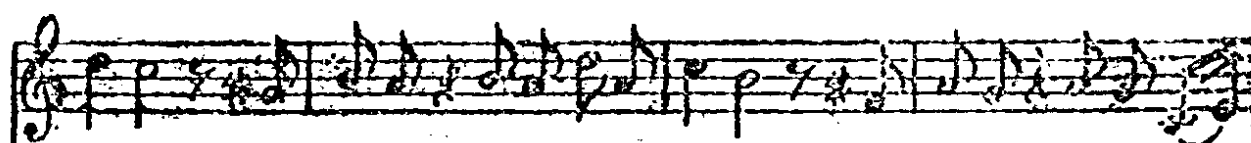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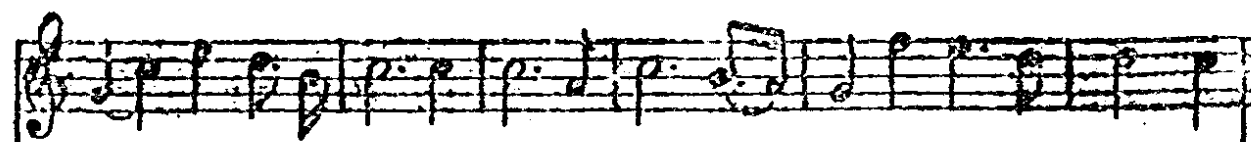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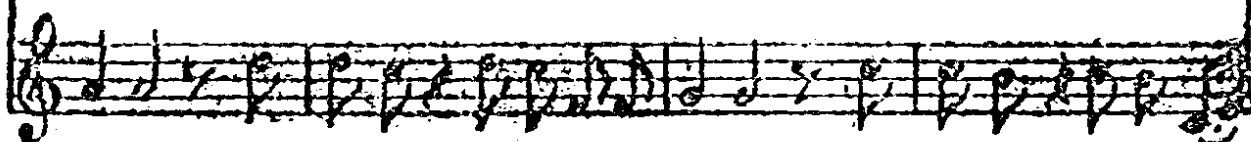
一鎗一彈，也要用血肉去衝鋒，收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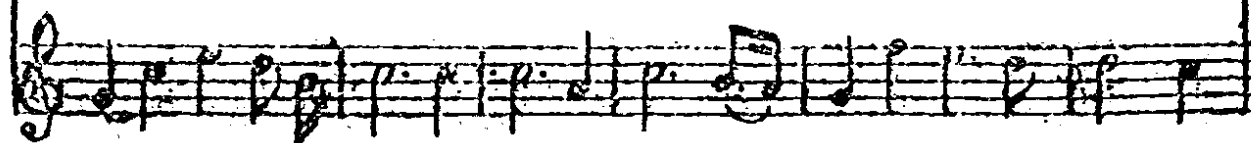
雖用至一鎗一彈



失地，須奮鬥，奮鬥爭取自由，須奮鬥，奮鬥同



胞們團結起，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軍民合作不分離；

那怕他是豺狼虎豹，那怕他是銅頭鐵臂，雖用至一槍一彈，（女唱。）

雖用至一槍一彈，（男唱。）

也要用血肉去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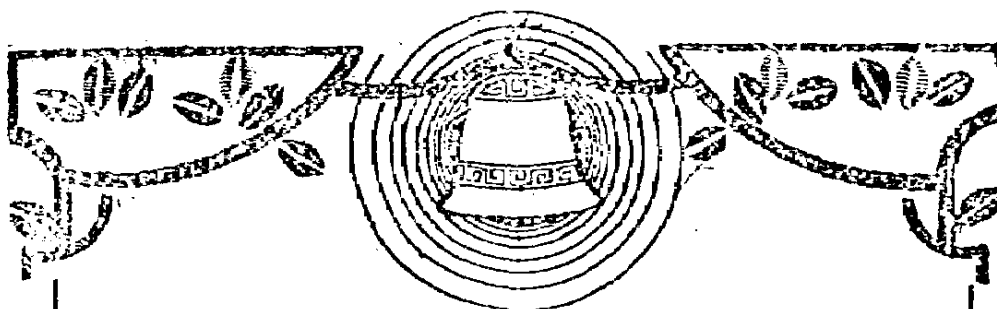
收復失地，須奮鬥！奮鬥！

爭取自由，須奮鬥！奮鬥！

同胞們，團結起，抗戰到底，

爭取最後的勝利。」（女唱。）

——歌聲激昂中閉幕——（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反政勝利

全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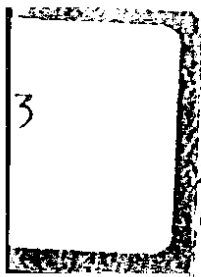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編著者	趙清閣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47)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一四六九號審查證

1182



本紙開
0.35